

續

觀

感

錄

續觀感錄卷之四

崑山左

馬編集

西蜀張元憲校刊

唐 五代

揚氏者項城縣令李侃之妻也李希烈陷汴州攻項滅急侃不知所為揚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何以守為揚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庫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賴哉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揚氏謂曰縣令城主也雖然歲滿罷去矣作吏人百姓邑人也宗族墳墓在焉宜相與死守之恐為賊所得耶衆皆泣許之乃徇日以

瓦石中賊者與千錢以刀矢兵刃中賊者與萬錢得數百
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
均侃手偶中飛箭急馳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人誰與
守與其死于城上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痛復登城使善
射者一發中其帥墮馬死其帥希烈之婿也賊失勢遂相
與散走項城之人無陽焉刺史上侃之功復陞賞楊氏之
力也夫婦人女子奉父母舅姑和婦如慈卑幼而能不失
其貞者別賢矣辨行陣明攻守之道此固公卿大臣之所
難也自兵興以來朝廷注意守禦之臣亦重矣其勇不能
戰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死棄其城而走者豈少哉若楊
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李翱文集

貞元九年歐陽詹旅行魏州稅于村店有一老翁一丈夫一
婦人二三孩幼先止焉丈夫出絹兩疋賣之詹視絹有字
乃故人鄭師儉手筆也問所得曰來自襄陽至臨漢之北
邨有憫吾父年老而所乘驢弱者遺此絹使易驢耳問得
姓名乎曰其人扶護親喪迴上京不知姓名也詹既識鄭
書意必師儉不復問各遵所往後三年詹與鄭遇因道所
見鄭歎歎言曰吾從豫章迴次南陽大澤見老翁乘一驢
甚瘠一丈夫荷負雜物妻抱嬰孩而行天父霖雨泥水深
瘠驢往往顛踣丈夫每見驢倒擲其負于地扶抱老翁蹙
輒盈目倒既頻數悲不自勝遂以所負真諸驢背而負其
父以行潦淖沒脛不值店舍竟無憇歇父在于上殊有去

暢子在父下亦甚懼悅父與于笑于向父敬如乘高車
逸騎怡怡焉忻忻焉與之行止者三日愛其事父母能竭
其力也贈絹一疋令易善驢代以載父其人行至三店知
欲分路却還絹曰與驢可易願復本絹予愛其孝又貴其誠
更與一疋足下之見豈斯人歟唐以其人所行亦甚難也是
亦皇唐純孝一人焉遂依鄭說為之傳因不知其姓氏實於
南陽澤中見之故曰南陽孝子云夫孝子誠孝矣而贈絹
者非孝歟唯其有之是以以之師儉之謂歟歐陽詹文集
程驥字蟠之鄆人也其父少良與其徒畜馬草作弓矢刀杖
學發塚常就遠僻處依大林木晝夜偵候作姦遂致賞以
萬數每旬時一歸妻子輒置食飲勞其黨一日置食有大

密遮骨少良以盡脫不能食其妻輒告其黨曰公子與此
老結聚數年矣今其尚不能食况能隨公子後耶願舍之
不然殺之無為捕盜者所得少良乃出萬緡謝其黨曰老
嫗真解事敢以此為諸君別衆許之而去少良由是以其
貫周給隣里卹死喪斷魚肉是不復出里門意若大君子
能悔悟前惡者數年死子驛不知也一日有小過其母罵
之曰此種不良庸有外事耶驛泣問故母盡以少良時事
告之驛號哭數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年貧甚為人負給
薪水供灑掃之後讀書日數千言鄉先生賢之時與饅糗
布帛使養其母後漸通五經歷代史諸子雜家往往同學
人去其師從讓講授又其為人寬厚滋茂動靜有繩墨人

不敢犯烏重胤為鄆帥聞驥事與之錢數十萬令市書籍
驥復以其餘資諸生其道日益高相國彭城公遣使聘之
驥不起 李商隱集

周迪洪州人以商為業與妻寓居於揚州唐末揚行密引兵
至揚州城中食盡車士殺人而賣其肉迪妻曰窮蹙如此
勢不兩全君有老母不可不歸妾請鬻其身以備行資遂
相扶大哭同詣屠肆賣之迪得白金一錠持歸洪州出至
城門守者搜得白金詰之迪語以故守者不信共詣屠肆
驗其實妻之首已在案上矣眾嘆異之共以帛遺迪使收
其餘骸而歸 一統志

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工繕唐宗為皇嗣少府監裴匪

躬中官范雲仙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復敢見
俄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愷楚欲
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
引佩刀自剖腹中腸出彼地眩而仆武后聞大驚與致禁
中命高醫紉腸而縫之閨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
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停徵睿宗乃安當是時朝廷
士大夫翕然稱其誼自以為弗及也神龍初母喪葬南闕
口自營石壙晝夜弗息盧于墓側大鹿相擾本道使盧懷
慎上其事詔旌嘉之玄宗屬其事於史官且錙其名於表
華二山碑以為榮卒配饗睿宗廟建贈兵部尚書諡曰忠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質厚少隸歸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

恐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權茅母亡廬墓側食不鹽酪
卧無茵席德秀以不及親在而娶遂不肯婚人勸之婚吞
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為初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
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漣泝能食乃止居無墻垣室無僕
妾歲祀日或不覺陶然彈琴以自娛房館每見德秀歎曰
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既卒族弟結哭之慟曰
大夫生六十年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
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統綺
梁肉人耳天下高其行不斥其名謂之元魯山

段居貞妻謝氏字小娥洪州豫章人居貞本歷陽俠少年重
氣負節娶歲餘與妻父謝翁同貫江湖上並為盜所殺小

娥號赴江流傷腦折足人救以免轉側而食至上元夢父
及夫告所殺主名離析其文為十二字持問內外姻戚莫
能曉隴西李公佐詳之得其意曰殺若父者必申蘭殺若
夫必申春也試以是求之小娥泣訪諸申乃名盜亡命者
也小娥詭服為男子與傭保雜物色歲餘得蘭于江州得
春于獨樹浦蘭與春從兄弟也小娥託傭蘭家日以謹信
自効蘭倚任之雖包直無不委小娥見所盜段謝二家物
故在益知所憂不疑出入二年伺其便他日蘭盡集群偷
飲酒蘭與春醉卧廬中小娥閉戶拔佩刀斬蘭首因大呼
捕賊鄉人踰墻赴救擒春得贓十萬與其黨數十人小娥
悉訊其人上之官皆抵死乃始自言狀刺史張錫嘉其烈

白觀察使無不歎異小娥還豫章人爭聘之不許垢衣糲飯以終其身

楊舍妻蕭氏父歷為撫州長史以官卒母亦亡蕭年始十六與一婢皆毀貌辛苦載二喪還鄉里貧不能給舟賫行次宣州戰馬山舟人委柩而去蕭結廬水濱與婢穿墳納棺成墳時松柏朝夕哭臨有馴鳥縞兔靈芝之祥長老等為立舍歲時進粟纈喪滿不釋線麻人高其行或詰昏女曰我貧不能北還若誠為我致二柩葬故里即請事之於是舍以高安尉罷歸聞其事知其賢孝也以禮聘焉蕭以親未葬許其共藪而不成婚既葬然後釋服歸于舍邦人稱之又有鄭孝女者兗州瑕丘人也父神佐為官兵戰死慶

州時母已亡又無兄弟女即剪髮毀服身護喪還鄉里與
母合塋廬墓下手樹松栢成林初許適牙兵李玄慶至是
謝不嫁充州節度使蕭俶狀于朝詔旌表其閭

智壽同官人父為族人所害智壽與弟智爽日夜號哭候族
人于塗擊殺之相率歸有司各爭為首有司不能決者三
年或言弟寔倡謀乃論爽死爽臨刑歎曰雙已報死不恨
矣壽見爽將死投地委頓身無完膚舐爽血盡乃已見者
傷之

符令奇沂州人初為盧龍軍裨將會幽州亂挈子璘奔昭義
節度使薛嵩嵩卒田承嗣盜其地田悅拒命馬燧討之令
奇密語璘曰吾聞世事多矣自安史干紀家無噍類吾觀

田氏覆亡無日安用苟活旦夕自取族滅耶汝能委贖朝廷為唐忠臣吾亦名揚後世矣今王師四合吾屬乃俎中醢耳兒今若行吾死不朽若不行吾亦死尸疊逆地去賊幾何璘痛哭與父嚙臂而別乃以衆降燧悅聞之大怒引令奇切責之令奇罵曰爾忘義背主旦夕且死吾教吾兒以忠以順雖殺身庸何悔耶死等爾愈漸遠矣悅滋怒殺令奇夷其家璘聞父見害號絕幾殆燧表其寃加檢校左散騎常侍贈令奇戶部尚書璘之降也母匿里中獨免及悅死璘間闕訪得之詔迎至京師賜宴別殿

僕知道程俱羅者靈州靈武人居親喪穿壙作塚皆身執其勞鄉人助者即哭而卻之盧墳次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

雖三年不止知道垢塵積首率夜半詣墳踴而哭馬馭亦
為悲號李華作二孝贊表其行曰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
親為子忠君為臣死自天命降及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
仁至哉侯氏創巨病殷手足肝腦以成高墳夜黑颺動如
臨鬼神哭無常聲迫徹蒼昊莫敢斬三年爾獨終身嗟嗟程
生其哀也均願後絕配瞻前無隣 俱出唐書

張承業唐莊宗時為晉李克用監軍後莊宗在魏與梁戰河
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
帛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其功為多在宗
歲時自魏歸者親須錢滿博且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
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欲得之承業謝曰國家錢

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慢之，承業怒曰：「臣老敎使，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家國之讎。今日為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寶從旁勸承業令去，承業奮拳毆寶，踏罵曰：「閻寶，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詣諛，自容邪？」太后聞之，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嘗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天祐十八年，莊宗即帝位，于魏承業方外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讎，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命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矢天

下里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冰葉曰不然梁本
晉之仇賊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
聖之深讎更求虐後而立之孰敢違耶臣唐家一老奴耳
然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曰里使路人詰而歎曰此
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亦
紫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愆老奴笑不食
而卒 本傳

高禹鈞范陽人為人素長者家僮盜用房錢二百千慮事覺
有女年十三自寫券鬻女臂云永賣此女債所負錢自是
遠遁禹鈞憐之即焚其券以其女囑妻曰善撫養之既笄
復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歸泣訴前罪禹

鈞不問由是父子圖鈞儻養與祝壽宗部有喪不能舉者為出錢葬之凡二十七家孤遺女貧不能嫁者為出錢嫁之凡二十八人每歲量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惟儉素器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擇文行之儒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有志為學者聽其自至由高鈞之門登貴仕者前後接踵高鈞初無子後生五子各榮顯仍以福壽而終

百川學海

鍾離權江南人寧德化縣將以女嫁隣縣許令諭縣吏買婢從嫁吏與老姬引一女來曰撫之臨川人也一日權視事歸見女泣於屏間詰之荅曰某父昔令是邑不幸與母俱

亡時方五歲育於胥家十年明府欲買婢更以某應命追
思吾父不覺涕零擁呼更姬研審如女之言戒家人易其
衣食如己所生以書抵許令告緩婚期將輟嫁女之資先
嫁此女許曰古人耻獨為君子請即以前令之女歸吾兒
別擇婚以嫁君女權欣然從之即以前令之女嫁許時人
兩高其義 為政勸懲錄

練氏者章郟公之高祖母也其夫章均為王審知偏將領軍
守西巖一日遣二校請兵於審知後期不至將斬之練氏
為請不得即密取奩中金遣二校急使逃去二校奔南唐
為將嘗帥兵攻福州時均已卒久矣二校聞練氏尚在閩
亟遣人齎金帛招之使出曰吾望日且屠此城若不出即

併及矣。練氏逐金帛不納，曰：「為我謝二將軍，誠不忘前日之意。幸還兵使吾城降，吾與此城人可俱全。不致頽與昏屠，不忍獨生。」再三請不已。二校感其言，遂許城降。城中人甚德之。練氏生五子，皆富貴。郇公與申公皆其後也。

薛仁謙世居京師昭德坊。後莊宗入汴，仁謙出避。其弟為李賓所據，賓家多貲，嘗藏金珠價數十萬於第中，會以罪誅不及取。仁謙後復歸，欲入居之，或告以賓所藏者宜自取之。仁謙曰：「吾敢盜人之所有乎？」盡召賓家屬使發取。然後入仁謙于居，正逐為宰相。至今居此宅云。俱石林燕語。

薛氏劉仁贍之妻也。仁贍仕唐為清淮軍節度使。周世宗自將百計攻城，援兵屢敗。仁贍意氣益壯。世宗據胡床坐城

下仁贍素善射引弓射之箭去胡床數步輒墮仁贍投弓於地曰天果不倍唐耶吾有死於城下耳少子崇諫夜泛小舟渡淮諫紆家禍為軍糧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軍周達構求救于薛氏薛氏曰崇諫幼子國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為不忠之門伏命斬之然後成服聞者皆為出涕已而唐軍多降周仁贍聞之扼吭慘歎卒偏袒及士卒自劉以狗者數十人薛氏不食五日亦死

五代史

申漸高者南唐優人建國之初軍儲未實陛下之利欵率元緊農商苦之而莫達於上時亢旱日久請祈無應上他日奉慈苑中示宰臣曰近京三五十里外皆乾雨足獨京城不雨何也諸相未對漸高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上悟

即日下詔停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膏雨告足帝嘗於便殿引鵝觥賜周本本疑不飲別引卮傾酒跪而進曰願陛下飲此酒庶見君臣同心上色變無言者久之左右皆相駭汗漸高竊諭其意乃盡併兩盞飲之內盃懷中趨出上密使親信持藥詣本家詳之已不及矣元宗嗣位之初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略無虛日常命樂工揚花飛奏水調詞花飛唯歌一句寓規諷之意甚切上悟覆盃大悅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啻有啣璧之辱也朔日罷諸歡宴留心庶事圖闡帛楚幾致治平

金陵志

吳越王錢俶其兄名侖大臣胡進思廢其兄俶而立俶徒俶

越州倣為具資給豐厚禮意備至進思恐為後患屢請除之倣泣曰若殺吾兄吾終不忍汝欲行其志吾當避賢路進思慚而止倣慮進思害倣遣親將薛温為倣守衛戒之曰委汝以保全廢王苟有非常汝當以死捍之温至越州旬餘有二卒夜持刀踰垣入侍閤戶拒之呼聲達於外温領徒而入斃二卒於庭中乃進思之所遣也進思因憂懼死後左右屢有以倣為言者倣終不聽友愛彌篤本傳

龔穎字同秀初仕南唐為學士隨李主歸宋太祖先是穎叔父慎儀守歙盧絳殺之未幾絳亦降宋與穎同朝穎憤絳殺其叔父忍所以報之曰古之殺人以義者令勿讎今絳不義殺無辜倘置不問非所以盡忠孝之道也段太尉奔

笏擊朱泚其事殊壯有為者亦若是迺私袖鐵簡入朝會
絳來陛見穎遽前擊之太祖驚問故穎以狀對因俯伏待
罪且奏曰臣一為國家除害二為叔父報讎極言絳狼子
野心不可畜於朝太祖嘆曰江南小國有義士若是耶遂
誅絳義穎而釋之穎慷慨英特志大氣宏諫諍論議卓犖
奇偉世以忠義稱之號曰端公

舊志

續觀感錄卷之五

崑山方鵬編集

西蜀張元震校刊

宋

許迥字光遠初門人父規南唐時遊宣歙間聞秀舍呻呼往
問之其人曰吾病且死察君長者敢以骸骨累君因拮索
中黃金贈之規許諾敢負其骨與金走千里詣其家死者
父母大驚因獻金如亡兒言以為壽終不願遂去三子遂
逃及迥宋師伐南唐逃為將分護北城迥時同在軍中矢
集如雨迥以身蔽逃被重傷不避及逃歸宋並其友金惟
岳之族同寓京師惟岳有子因亂失所之後聞泚水鉅盜

李某得以為子惟岳法謂迥曰吾止此息公能出吾子乎
迥即請往既至盜遮刺之迥曰李氏若豪雄欲殺義士無
所事乃盜驚止迥法謂曰汝所侮者吾兄弟子之吾聞義
士能哀人之急汝豈效草間無知輩邪盜迎合迥厚飲食
之還金氏子是時迥以節勇聞河北夫臣屢欲薦之迥曰
寧浮游江淮不能就刀尺間以活竟終韉上遂善事其母
里母勸其子輒曰汝獨不慚許伯通乎大中祥符中封秦
山加恩群臣然當遂以讓兄遂乃以遂為將作監主簿遂
事兄如事父使其妻事嫂如事母故人無後視其女如己
子迥事母如遂之孝視其兄如遂之為弟也遂子俞少喪
母事父尤謹所欲雖千里必致後以貢如京師安輿扶侍

說屏節下與妻子共食捕鵝以少事父必公厚公卿聞者
辛憐佐之父年垂八十謂曰親汝登科吾歿無憾矣未幾
俞是寒第授涪陽從事即路有日父疾沉篤俞晝夜供省
滯港必親不避汚穢或問之俞曰幹隹於家人之手恐其
久不醒也父妻補置祭茹祖家貧假貸終大事或歷父所
經由涕泣永日嘗還環山馬上忽痛吳僕御問其故曰我
父嘗寓此也士流咸服其孝許氏一門忠孝世濟其美王
安石為作家傳亟稱之云 郡志

劉留臺自少極貧專事趨謁鄉人厭之一日往泉州謁親表
徐司戶至則徐已別謁後徒步歸至漳州入空室中拾金
一袋浴畢託疾臥堂中終夕不去翌早有一人執哭而至

自言為商於外八年不歸只取得金八十五片以一袋感
之昨說醉中與同伴携而至此浴罷乘月行三十里始覺
其金不見劉遂舉以還之彼以數片遺劉不受及還鄉人
愈薄之曰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相干邪公曰平生賦分
止合如此若掩他人物以為己有必有禍災且彼辛勤所
積一旦失去或不得還鄉或死非其命其害有不可勝言
者吾是以還之惟安分以畢餘生耳未幾父子同膺鄉薦
一舉得第官至西京留臺後五十年間子孫趾美仕達者
二十有三人曾孫侍即嘗錄其事鑄之以戒子孫曰當以
高祖之心為心居家者慈儉以安分居官者廉勤以守節
凡物非己有者不得妄有覬覦云

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止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
死盡以家財付孝基令治後事孝基殯殮如禮久之其子
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
就食何幸乃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
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望外况管庫乎又何幸也乃使
管庫其子日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
有故態矣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悉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
操為鄉閭善士敬事孝基終其身

溫人趙彥霄兄弟二人父母亡後同爨于二年事兄彥雲惟
謹彥雲耽嗜聲色情契無所不至生素日壞彥霄諫之兄
怒遂求拆籍不及五年而兄之財產蕩然矣公私連負尚

三千餘緡彥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而告之曰向者初無分
囊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飢寒之憂故勉從耳今
幸我一半尚留不廢亦足以給伏臘况自今復歸中堂以
主家務即取分書授之火管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兄所
負錢已措備償之矣兄初有慚色不從見彥霄意甚動懇
遂受之次年彥霄與長子俱膺鄉薦一舉登第鄉人敬服
王達者沁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曇親信之既而去曇
應募為兵十年矣會曇以子學妖術事敗曇夫婦被繫御
史臺獄上怒甚獄急曇平生親友無一人敢餉問者達獨
旦夕守臺門不離給服供食者幾兩月曇恩州別駕諸
子皆流嶺南仍使人監防出國門達追泣而隨之防者遣

之達曰此我主人也豈不得相隨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家人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達獨在左右不忍去數日曇自然死旁無人達使毋守曇尸出為之治喪事朝夕共如親父子凡若皆為流涕殯曇於城南佛舍然後歸嗚呼達賤隸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令名以取祿仕者獨能發於天性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終始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彼得袞雲者不過一衣一食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鄉相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戾日窺之猶懼其禍之延反已也若畏猛火遠避去之久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優恤振救也耶

真宗十四年詔下會稽旌表袁氏門閭褒孝義勵風俗也昔
袁曆仕西晉避地於婺其子尚徙居會稽世勤耕桑家積
仁義越五代至趙宋踰六百載無別居無異爨大中祥符
四年郡邑始知表氏一門之義自尚至可暄已十九世矣
可暄孫治以行義稱於族中為鄉里推重因聞于縣縣聞
于郡郡奏於朝旌表門閭蠲復徭役治之子仲容事母尤
孝謹母病亟醫治無所驗歎曰嘗聞古人有割肉可以愈
親疾者乃割股飼母母愈之果差季子仲莊亦割肉將作
羹聞兄已進乃止是時雲霧為龍慈旌覆其家里人駭觀以
為精誠之感也

義門記

曾魯公布衣游京師舍於市側旁舍泣聲甚悲過而問之旁

舍生奇慘愴欲言而色愧公曰若第言之或可免若於難
徒法無益也旁舍生歛歔久之曰僕頃官於某私用官錢
若干吏督之且急家貧無以償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
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法之悲也公曰商人轉
徙不常且無義色衰愛弛則棄為溝中瘠矣吾士人也孰
若與我旁舍生蹊曰不意君之辱既如此然僕已書券納
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於官旁
舍生然之公即與四十萬錢約曰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
登舟矣俟君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公教商人果不敢爭
至期携女以往則公之舟無存也詢旁舟之人則曰某舟
去已三日矣其女後嫁為士人妻云 任學規範

淮陰義婦富商之妻李氏有姿色邑人有同商者見而悅之
因道殺其夫厚為棺殯持其喪以歸給云溺死且盡歸其
財無一毫之私焉于是伺其莖而除服謀為婚媾且自陳
有義於其夫義婦亦為之感泣遂許而嫁之一日家有六
水有浮漚其夫輒顧而笑義婦問之未應固問之恃已生
二子不虞其妻之離已也即以實告曰前夫之溺我之所
為也已溺復出勢將自救我以篙刺之遂沉去刺處浮漚
之狀正如今日所見義婦默然始悟其計而復離之心生
矣即日奔告有司卒正其獄夫離既復又自念以色累夫
以身事離二子離人之子也義不可復生即縛其子投于
淮也而自拔焉故謂之義婦又北神烈婦有美色夫為小

商舟行上下載以自隨至于地名北神其夫病死貧無以
殮同舟富商者假貸與之衾棺之費一切皆具商自恃有
恩傾其妻以為已物烈婦既葬之三月復墓以歸富商逼
之勢甚迫遂取其嬰兒縛置胸前母子號呼赴淮而死惜
哉亡其姓氏以其死於北神故號北神烈婦 徐節孝文集

朱承逸居害之城東門為本州札日官嘗五鼓趨郡過駱駝
橋聞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携妻及兒女在焉
扣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以數倍督索無以償將
併命於此朱測然慰諭之乃親護其歸正見諸悍僕群坐
於其門索債朱因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故將使一家四
人死于水于汝安平幸吾見而救之耳汝急歸告若主彼

既無所償逼之何益吾當為代還本錢可以元券來償家
聞之慚而聽命即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為奴婢
不聽復以二百千資給之而去是歲生孫服及肱皆登第
著名節天之報善昭昭也如此

齊東野語

于令儀者曹州市井人也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
之乃隣舍子也令儀嘆曰爾素寡過何苦而為盜曰迫於
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
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
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令儀擇子姪之秀
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教之子伋姪傑倣繼登進士第今為
曹州令族又張知常在上庠日其家以金十兩附寄于京

為新粟之費同舍生因知常亦出糶篋而取之學官集諸
生檢索因得其金知常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
以還知常念其貧以半遺之終不言前輩謂知常遠人以
金人所難也舍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慈書

本古少何氏永嘉人幼歸本叔家事日落何氏甘淡薄守
清幼事其叔家遺夫一貧友至必極力營辦飲饌豐於家
族遇貧士必因而濟之故本叔傷友諸名流何氏與有力
焉一日語夫曰子將出任當不三寒餓死矣柰子之季年
及子之壯然何我囊中尚有餘資久蓄奚益請給散之何
如之孫曰此吾素志也願不汝言耳且日盡取以散雖罄
珥不遺本叔既通籍何氏復語夫曰子改秩信不寒餓矣

小叔尚田塲屋業以自立先公有田若干畝盡悉畀之夫
笑曰此尤吾志也遂與之聞者皆稱其賢 王綽撰記

金谿吳氏臨川王益之妻也益有七子而少于五人吳氏所
出然吳氏愛其長子其於少子曰吾愛之甚於吾子然後
家人愛之能不異於吾子也故其子孫已壯有不知其
母者居久之二長子前死吳氏遇二姦婦尤有恩意而身
為子其孤兒忘其力之憊也其處內外親疎之際一主於
恩有誤訛踞罵已者常置之不以動聲色亦未嘗有怒容
怒於後也 有以窮歸已者急分衣食畀之不為秋毫計憐
以其故至不能自給然亦未嘗不自若也其嫁三子之孤
女如已女而侍長子之母族如已族其自奉養不擇衣食

其况世俗之好無足道者乎方任于朝嘗有歸志
而以不足于養在憂愛之中不安于命哉安于命者
非有行於外也其子為... 故事其母得封郡太君吳
...不諱言故卒不及封以... 見于行事之迹而余以通
家故疏于耳目者... 曾為堂文集

近世又為學取高官為之傳故閭閻之善人莫之聞喪禮之
廢久矣而民間為其醫士劉希居親喪獨不飲酒食肉終
三年以今士夫所難能也其第亦一尤孝友廉謹過於人
有僧宮然數為其室居無... 曾經死亦一處詣縣自
...以錢歸其子鄉人負其... 久不惜者新... 勇以
...有馬文祭者其元嗜酒仰文祭為生元或時... 文祭

其鄰人不平而信之文祭曰吾兄未嘗毆我汝勿離間吾
兄弟也有蘇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嘗語其婦曰汝事吾
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室終身元
豐中朝廷脩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事畢有詔選試
其優者留翰林授官有臺亨者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
於田里此五人與余同縣故余得而知之悲夫天下布衣
之士刻志厲行而人莫知者可勝數哉

張氏澶州昌樂人父為虎翼軍校張氏生七年繼母虐之
者鬻之約其父云失之矣父哭三日喪明由是落髮為僧
民僧者鬻於故尚書北公家字曰菊花以勝其女適
人金士則張氏與父別二十一年一旦適于金氏之門而

識之相抱痛哭遂辭金氏與父歸父怒繼母欲毆而逐之
張氏曰兒非母不得入貴人家母乃有德於兒又何怨焉
今賴天之力得復見父若兒歸而母逐兒心安乎父乃止
父時年且八十與他子家其家常斫為業未幾父卒張氏
養繼母盡子道老不能行所適稍遠則張氏負之毋卒
張氏嫁為里民王祐妻生一男二女祐早卒諸孤皆幼張
氏鞠之畢婚嫁乃謂其子曰吾不可忘金氏金士則之妹
予嫂也張氏自雠之泗省金氏又來省予嫂嫂置諸園門
之傍獨處一室日一蔬食每與女僕語專誨以忠勤有不
受而諾之者輒謝不與較遇勞辱之事則以身先之與之
錢刀衣服固辭強之不得已辭多受少見尺薪寸帛不忍

棄必拾以歸女僕之幼者則為之櫛沐如視之如已女
至于樵夫飲食以時無不馴服張氏去輒數日悲鳴不食
嗚呼世之服儒衣冠讀詩書以君子自名者其忠孝廉讓
能如張氏者幾希豈得以其微賤而忽之邪 俱溫公文集
程夫人姓侯氏太原人好讀書史博知古今七八歲時嘗教
以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
房闈十九歸太中公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
行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已子不
喜笞朴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
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為此事否道路遺棄
小兒屢取養之有小商出未還而其妻死兒女散逐人去

惟幼者始三歲人所不取夫人懼其必死使抱以歸時聚族甚衆人皆有不欲之色乃別糴以食之其父歸謝曰幸蒙收養得全其生願以為獻夫人曰我收以待汝歸非欲之也公凡有所怒必為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育者由於慈其過而父不知也願兄弟孩提時行時或踏家人走前扶抱夫人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踏乎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詈之故願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詈人者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在廬陵時公宇多恠家人告曰見弄扇夫人曰熱爾又曰見擊鼓夫人曰以槌與之修家人不復敢言恠亦不復有恠

獲妻居夫久婚其妻奉為爵妻是也其婦如地也奉妻也
傳於人者深以為非也州縣傳

巢谷字元脩眉山人家年乞舉進士不利去遊秦鳳涇原間
所至友其秀傑者存寶者尤與之喜熙罕中存寶為河
州將得罪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死非所惜願妻子不免寒
餓索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傳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
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蘇氏兄弟軾轍在
朝貴顯谷浮沉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軾請居筠州自筠
徙雷自雷徙循兄軾亦自惠再徙昌化平生親友無復相
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欲徒步訪之聞者皆笑其狂元符
二年正月自梅州還轍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今至梅矣

不可曰必是存
喜 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
先按乎曰
道半生自
不暇時谷年七十有三矣
我寡多
見執於海南
其老止之日君意則善
自此至
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
即死公無止
其囊中無數千錢
微實遺之行至新州
之而死
聞之失聲
歸其喪
谷於朋友之義
直可謂無
古人矣 蘇子由書

道奇香人以酬童子為
聖與人交淡而能以元祐末門
竹即蘇轍罷政斥跡
年曾翁有是其門者皆
請與弗顧
惟賢道朝夕性見且愛其所寄
錢越七年自嶺表歸
蘇昌
身道即已訪
為遺物所寄
程與錢對
蘇轍如
蘇聖中

太府卿買種民苦頽廢事人爭求為郎肆不紳猶念重選
實由使出名可以端履素積而月獲錢十許千貫道謝曰
我計童子逾三十年矣口不報聲耳不傳事窮日之力以
陷三職至勤若也月得錢不過數千曹何足以給奉食然
文之而宜用之而安久之而無他慮今一旦坐獲厚利非
不優佚第恐憂患有自覺好竊獲者此我之所深畏也請
辭無道尤精五行數以人生年月日躡推之若貴賤禍福
無不應以故車馬常滿門貴道於其言者則曰當為喜以
承其吉故其凶者則曰當為善以避其凶聞有召之者雖
勢力回山亦辭廢棄者非其所好不佳也余見漢書稱
嚴君平終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每依著龜為

入言利害各道之以善若貫道者其聞君平之風而悅之者乎何其不以已絕物不以物易己一至于此耶道鄉集

崔節婦者待制包公之子纘之妻也纘早卒崔守志以養舅姑公疑崔不能守使左右嘗其心崔遂垢涕泣出堂下見公曰公天下之望也妾得執澣濯之役於包氏幸矣豈有他志以累公乎且公尚看幼子及孳桑之乎公駭而問故崔曰公昔所黜媵妾悼帷而去今生一子于母家貌甚類公能讀書已七歲矣公喜顧其夫人取之以歸撫之曰汝非崔氏不能為吾子善與後矣及公歿崔氏一子亦死其母自荆州來欲奪而嫁趙德業許母曰夫死守子孫死孰守崔曰昔之節婦非為崔氏為舅姑也奉舅姑死趙德業亦崔氏

幼何忍舍而去孝養強我當死于尺組之下矣母不能強
而止鄉人上其事為賜封邑旌表其門 祠記

續觀感錄卷之五

續觀感錄卷之六

崑山方 鵬 編集

西蜀張元電校刊

末

賀織女者兗州民家婦也其夫以典販往來州郡賀初為婦未久其夫遽出每一出輒二三年方歸歸則數日復去不留一錢濟其母給其妻間巷呼為不孝之子所得錐刀之利別於他處供給小妻賀知之每遇夫還但忻然承事飯食澣濯必盡其力未嘗言及小妻及子以衣食其夫自以有所斷負反以非理毆罵之婦亦不容姑且老病凍餒切骨婦則為人傭織以供養其姑姑又不慈且加凌虐婦益

恭謹下氣怡聲以悅其意雖閨室無人之所亦無怨嘆夫
嘗挈小妻至家賀則以女弟呼之略無慍色賀為婦二十
餘年其夫在家前後無一載而能勤力奉養始終無間可
謂賢且孝矣此婦生於窮賤之門口不知忠信之言耳不
聞禮義之訓而能如此雖古之淑哲無以過也 玉堂閑話
趙廷嗣者趙舍人隣家之老僕也隣幾死遺三女在室內無
兄弟外無期功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廷嗣事舍人久義不
忍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勞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使
己之女與三女同處廷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舍
人故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
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

恤其孤不違汝遠矣即迎三女至京師求良士嫁之廷嗣
乃去吁廷嗣一賤僕夫耳有古君子之行古烈士之孫養
其主之孤女長且適人終不識其面可謂僕名而儒行者
矣然則儒名而僕行者或有其人焉獨不愧哉居守道撰傳
程遵考字之邵內行全好人所難能遵考之母性極嚴厲惡
遵考之妻逐去之遵考時年三十歲舉順母意不復言娶
與母對床而寢今二十年矣遂絕嗜慾未嘗一日失其懽
心母亦撫養諸孫頗有恩意但諸孫或一言不其出母則
詬怒不已遵考妻亦賢無辜被逐亦無怨語歲時問安奉
禮物於姑不輟獨居守節志不可渝士大夫賢遵考惟其
母憫其妻而哀其子也

紀談

張氏鄂州江夏縣人嫁為民妻里中少年有謝師乞者乘其夫遠出過其家欲逼而通之不從脅以白刃張氏大罵曰虜奴我寧死豈從汝邪師乞割其咽未絕猶捽師乞以告乃死師乞斬于市嘉祐三年詔封張氏為旌德縣君表其墓曰烈女夫殺身成仁此大丈夫事也顧家人女子乃能之用心如日月厲操如霜雪故以匹婦之微而處於封君之貴生百代之後而擬於上世之烈處窮閭之下而揚於天子之庭其家有賜其位有奠其歲有表精神凜凜人益可敬而彼一時狂子固已斃之有司淫昏之魂泯漠不靈夷改其初則生相適也死相踵也然或祭如升於天或辱如墜於淵繫念慮操舍之間耳

曹氏者尚書郎修古之幼女也修古知興化單春年而卒曹氏以幼未嫁父既沒同僚李史民錢三十萬致之柩前曰以供窆之用其妻陳氏將受之女曰吾父約於奉身庶於居官今其亡矣窆之豐儉稱家有無苟受此恐非亡父之志之母因是辭焉同僚復曰願為異日嫁女之資可無拒也女泣曰外日用乏於喪尚不敢取今欲備吾之嫁是使妻幸父喪而自醜也父喪不以時哀戚而遽謀嫁幣不亦亂常禮乎母遂堅不使夫貪殘之夫好財漬貨死而不悟朝廷發貪冒之禁防制甚嚴然以賍敗者相望有如曹氏專修父志而不下有所累豈不甚賢哉 章望之撰傳

王隨舉進士時甚貧游於冀城適人飯被執入縣時石務均

之父為縣吏代為償錢又飯之且館於其家數日務均之
母尤加敬禮務均醉而臥之王遂去明年登第父之為河東
轉運使務均恐懼逃竄然王初不介意也後務均被累縣捕
之急不得已投王王封銀至縣送務均之母事遂得解尋而
王奏務均為教練使務均亦改行自修人服王公長厚而
不忘一飯之恩且歎務均之父母之能禮士也東齋記事

查道初應與自荆州遊索獲資千餘萬寓棗陽嘗與同輩至
娼家見一女子端嚴秀出非塵中之偶因詰其所來乃故
人之女也遂以行索求良謹者嫁之是年由此罷舉又嘗
與程宿同寢逆旅中甲夜有盜取其衣道覺之徐謂宿曰
衣有副乎明日當奉借盜聞之棄衣而去又嘗於柘邱床

下獲金釵一束且百隻色所遺者又復來因坐旌即不去
向晚果二人至見道但嗟惋而已道詰之具言其所遇如
道所獲遂盡以付之其人驚喜請留三之一以為謝道固
拒之而去 百川學每

林積南劔人少持入京師至蔡州息柵邸既卧覺床策間有
物注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其中有錦囊又其中則此
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
商也林曰此吾故人脫獲至可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于
室曰某年月日南劔林積假館于此遂行商人至京師取
珠欲貨則無有急沿故道物色之至蔡即見其榜即還訪
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元珠俱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

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德新為吏部侍郎 夷堅志

黃州董助教素重義輕利大觀己丑歲歉董為飯以食飢者又為餅餌飼小兒輩方羅列分俵饑人如墻而進不復可制董仆於地頗被踐家人咸咎之董不介意明日又為具但設棚楯以序進退了無倦色賴以全活者萬餘人時有黃岡村垵間立十五多積穀每幸凶歲即賤價細民若之於年病且亟不復飲食但養羊屨數月方死此垵塌佛多施亦懼禍至墓事併少違責耳其視董之所存不亦異乎

羅城使程彥賓進攻遂寧城下之日左右以二處女薦寢皆
蔚然有姿色時彥賓方醉惕然謂二女曰汝猶吾女何忍
相犯因手封鎖置于別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
願公早建旆節彥賓笑曰旆節非所望但願死時無病耳
其後官至觀察使年九十七無疾而卒 為政勸懲錄

傅察字公晦孟州人年十七將建試察京輔政責弄威權脇
制中外誘以附已堅欲以女妻察遣其子與術士數輩踵
至又託其姻強察相見察不從京街之後為接伴使至燕
山遇韓離不領兵至金人曰見太子當拜察曰太子雖貴
人臣也當以賓主禮見何拜為韓離不怒白乃如林察曰
死則死耳豈有中原使臣而輒拜虜臣者或抑捧使伏地

察植立衣冠顛頓終不屈幹離不怒甚察知不見謂其下
曰虜脇我以拜我義不辱我死必矣我父母老素鍾念我
聞之必大戚若等得脫幸婉辭以告吾親少解其無窮之
悲也左右盡泣遂遇害 言行錄

烈女杜氏永康大姓女也宣和庚子冬里有悍賊輩謁杜氏
門大言曰以女遺我即不肯今族汝矣其家驚泣欲與則
不忍不與則禍且及女聞之曰無恐以一女易一家曷為
不可待我浴而出趣具湯其家以告賊相與懽笑以俟既
浴取鏡施朱粉具衫衣甚飾俄登几而立掠髮整冠以尺
帛懸于梁自縊而死其家遠號嗷賊聞亦驚捨去嗚呼
學士大夫遭難不屈者萬或一見焉而謂女子能之乎方

杜氏之不屈以死猶未足難也。獨其雍容處死不亂無異乎子路之結纓是其難也。余既得其事以示余友應仲實。仲實因為余言宣和辛丑賊乘勢抄掠縉雲富室陳氏二女并為執。植其於旁曰：從我我婦之否者死。長女不為。動掠髮伸頸請受。次女斫之。次女竟汚焉。後有論之曰：若獨不能為姤所為乎？次女慘然連言曰：難難。世之喜斥人者必曰：兒女態。陳杜之態亦兒女乎？人之落患難而兒女者事已。即縱辭自解。視陳氏次女已愧他。又何說。余是以併志之。

陳同父文集

歙縣程叔清女年十七方臘作亂合家避地於城南。父母計曰：此女年色方妙。萬一辱於賊。何以見於族黨。乃呼謂曰：

吾州之族以淫為譴爾良家女也足未嘗出閨闈賊術以
兵脇爾當奈何女曰兒豈從賊者耶必當以死拒之女因
取所携衣囊負以趨且為見執罵賊狀父母喜曰果如是
真吾女也明日散處東塘山中女適為賊所遇賊好謂曰
吾以爾歸聖公勿憂不富貴女曰爾輩欺天害人狗彘之
不若何聖公也賊脇以刃曰不從吾言必殺汝矣女曰我
知有官府不知有賊賊先斷其髻益以好語誘之女且囁
且罵賊知不可屈刀亂下潰其尸乃去有三兒隱旁大石
下備窺見本末為其家言之皆悲喜因葬東塘山中

羅邠州文集

徐徵言字彥猷權知晉寧軍靖康元年虜騎犯順河東鄆縣

淪陷微言集兵固守未幾虜至晉寧微言以書約隣郡折
可求使出兵犄角先是可求之子彥文為虜所得可求遂
降虜虜知可求為微言妻黨挾之至城下誘降微言登陴
責以大誼慷慨泣下可求曰君於我何太無情微言手弓
對曰公於國家無情我於公安得有情且此箭亦無情一
發中之可求象猶走因突出奮擊大破之虜怒圍之益急
攻五月不下城中矢盡糧竭士困甚微言遣人間道以蠟
書走告兄昌言曰某孤國恩死矣兄當勉事聖主旦日虜
衆蟻附登城微言先置家屬空室中積薪焚之坐堂上語
將士曰我天子守臣義不見匈奴賊手因拔佩刀自擬衆爭
抱持故虜得狀以去虜將婁宿因就見曰二帝北去君復

誰為微言曰吾以死報太祖太宗宿與酒令飲即以盃
地曰我尚飲虜酒乎又出偽制誅之曰能小屈當使世師
延安併有關陝微言益怒罵曰吾膝豈為虜屈當亟殺我
因射之死僵立不仆時年三十九宣撫使以聞上撫几震
悼曰徐微言死封疆臨難不屈忠貫日月擬於顏真卿段
秀實矣不有以寵之何以勸忠於是有節鉞之贈衢州誌
廖夷清字禮卿南劔州人也曾祖居素任南唐以到直見忌
久之遷檢校太保諫後主不聽閉門却食服朝衣冠投井
中而死已而得手書於篋曰吾不忍見國破故以死諫耳
文士徐錯弔之有三閭自投於灑浦伍相頽棄於江流之
句不數月而金陵降夷清童子而孤力自樹立篤學有文

才性孝友常者其姑退必感泣人問之曰吾姑貌類先人
是以痛耳其弟臣清得官而天遺骸在唐州君時下第至
江南聞之匍匐往收時方大饑道遇劫禮卿告以弟骨在
懷無他物賊亦義之不害縱之去友人李覲題其墓曰太
保之忠貫神矣天當時不省其諫後世不聞其賢非其子
孫之孝孰能因而傳乎

李太伯文集

何宏中字達遠先世居鴈門宣和元年武舉達對第二名調
滑州常城尉汴京被圍獨常城不下後以糧盡被擄金人
憐其忠校之官達遠即投牒於地曰我嘗以此物誘人出
死力若輩乃欲以此嚇我耶金人怒囚西京獄久之免為黃
冠自號通理先生起紫微殿奉徽宗御容以事之正隆四年

病歿臨終有詩云馬革盛屍每恨遲西山餓死亦何辭姓名
不到中興曆自有皇天后土知其志亦可哀矣 齊東野語
朱娥越州上虞縣朱回女也幼失所恃鞠于祖母一日祖母
與隣人朱顏忿爭顏奮勇毆擊勢甚惡觀者皆潰散娥方
年十餘歲踴躍號呼冒前抵顏以救祖母顏力屈勢蹙祖
母雖中傷賴以脫去娥懼追及挽終不釋顏不勝其忿手
刃娥數十刀卒斷其吭氣垂絕猶牽顏衣帶恐復及其親
也獄具顏伏誅祖母猶坐詬詈郡從事虞太寧進議曰論
法誠宜但無以慰烈女之志耳太守從而釋之仍以其事
聞有詔安諭其家賜帛六束米三斛鄉人拉而義之後設
祠位春秋祭焉虞乃疏其本末著之石刻實治平三年二

月甲午也 祠記

龔明之字熙仲崑山人幼事祖母李李自言少嘗大病神告
曰與汝七十七及期果病且革明之齋心屏處灼香于頂
夜禱于天乞減已年以益李壽詰旦李病良愈又五年乃
卒宣和三年明之以諸生貢京師迎父母往已而母與弟
繼歿去鄉數千里貧無以歸塋或使旅殯僧舍否則火之
以其燼歸明之俱不從取其家所有自一錢之直皆折賣
之不足又乞貸於人竟護二喪以歸塋西山先墓墓有大
木萬株族人利其直悉斬而分之明之不能制獨泣且罵
每伐一木仆地明之輒號慟響震林谷紹興二十年鄉貢
年已六十或勸少匿其數為異日計笑曰吾平生未嘗妄

語且不敵自欺卒書其實年逾八十授宣教即致仕時李
耐以忠諫去國德望絕人獨以兄事明之時人高之目為
二老明之生平不摘人短不作貌言每自謂平日受用唯

誠字云 縣誌

劉廷式本田家子隣舍翁一女約與為婚後契闊數年廷式
讀書登科歸鄉閭訪隣翁已死女因病鬻替家極困餓廷
式使人申前好女子之家辭以疾且以傭耕不敢姻士大
夫廷式堅不可曰與翁素有約豈可以翁死于疾而背之
卒與成婚閨門秘雍睦凡生數子皆成立士大夫為文以
美之 沈存中筆談

續觀感錄卷之六

續觀感錄卷之七

崑山方鵬編集

西蜀張元電校刊

南宋

建炎改元八月四日明李猷自京師詣行在所忽見友人太學生陳少融謂猷曰東被召方到未有館舍子盍為我圖之猷引至太僕丞陳正彙家館焉東九三上書皆不報書意大率乞東駕還京聚兵親征去汪潛善黃伯彥而用李綱會有揭榜通衢斥小人附李綱者猷知其為東也錄以示之且勸之歸報曰誠知無益但以召來不敢私還耳一日太僕丞之子大方蒼皇過猷曰東執赴應天府矣猷歎曰

少陽其終不克乎然以言獲罪固義士之常不足怪也抵暮乃知已死於市猷遂為位哭之其僕俱遁遂夜有來竊伺者猷諭之曰汝主翁以忠諫得罪何預汝事當守屍拒以歸不可遁也明日潛至其屍所而遺骸已不知其處矣猷凡一飲一食必先祭享且祈之曰少陽以忠諫死勁節英氣當不與草木同腐吾欲收少陽之屍歸塋先塋恨無由知之少陽有靈當啓我心越二日會都市曹復誅一兵官士兵昇其尸去猷即使人躡其後至門外忽自言曰前日昇兩秀才今日又昇一官人其人因問前尸何在遽指二土堆曰即此是也明日猷往審之其言亦然因詰其僕曰汝主翁有何辯認對曰小人每見濯足時左足趾間有

癩為土兵亦云二人肥瘠自不同蓋少陽體稍肥而癩又可
驗既得其真矣况少陽之來亦以棺自隨因就其棺具衣衾
焉尚未得其首也於是百方致之不憚所費又二日得之面
如生合而殮之方買舟東下會其鄉人胡中行欲求護少陽
之柩以歸猷服其義乃併以行李付之初少陽之就執也
一吏來傳太尹旨請學士少陽曰東被召來不敢私見吏
然怒繼而數卒環左右少陽曰東自知得罪尚容食否吏
許之既食又曰更容作家書否吏復許之書訖委付群僕
拂袖趨府神色不亂是日暮乃死遲明但見少陽與歐陽
澈各梟首於市少陽之死烈矣而猷亦義士云一盡忠錄

朱弁字少章歙人嘗游京師入太學靖康之難議遣使問兩

官安否無敢行者弁聞之即奮身自獻闕下詔補試印
充大金通問副使與王倫直犯兵鋒以行遇虜相粘沒罕
邀說甚切不聽使就館雲中以兵守之一日虜忽遣宇文
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擇使副一人歸報虛中欲二人探
籌以決去留弁正色曰此市道之所為耳吾肯覲幸於先
歸哉願使長受書歸報天子以成兩國之好使吾君得申
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方外猶生之年也於是王倫行有
日弁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而有印則印亦信
也公既還朝使某不幸有意外之辱得抱印以死死不腐
矣倫揮涕解以授弁弁懷之卧起既而虜迫弁任劉豫且
曰此南歸之漸也弁曰吾受命而北不受命而南且豫國

賊吾常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而朝之哉虜人怒絕其條
遺以困之弁反從中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為屈久之
復迫公換虜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
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換其官哉吾官受之本朝今日有
死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以書告訣於後使者洪忠宣公且
具酒食召雲中被虜士夫常所與往來者飲半酣語之曰
吾已得近郊某寺之地一旦畢命諸公幸瘞我衆皆淚潸
睫不能仰視弁獨談笑自若曰此事君之常分諸君何悲
也虜知弁終不可屈遂不復強後和議已定弁與洪忠宣
公皆得歸竊惟政宣以來狂圖誤國使君父蒙塵越在沙
漠若寡無人之地一時遺臣覲然相視無一人肯齊問者

舟收事野諸生年曰朱嘗沾一命之祿顧獨奮然請買舟
鎬守死不屈至十有六年之父竟得復持漢節歸見妻子
其忠義天節始終凜然矣 朱文公撰行狀

詹惠明婺源人紹興中父坐闕死鄰人妻當死惠明年二十
二詣縣求代不允縣以獄上郡惠明隨至乃手為牒自言
無以報罔極之恩幸有二弟可以養母乞以身代父死嚙
指出血詞甚哀至五訴不省乃跪府門外以火艾灼其項
且數十壯郡太守見而憐之使其狀來明日至逮下太守
稍有難色惠明即割右耳血淋漓左右皆大驚亟上其事
詔赦其父死始惠明繫獄父見之罵曰吾年已老死自吾
分爾來何為惠明終無言官更始以得請擁入市斬之畧

無悔色曰代父憤死吾之願也及至市曹姑宣恩旨縱之
人皆服其誠給賜錢帛改所居壽福里為孝悌里 羅耶

州文集

邵雲者龍門人也李彥仙帳下虜將宴宿衆十萬圍陝州
彥仙力拒之援絕糧盡城陷猶巷戰矢集身如蝟左臂中
刃不殊戰逾力遂死之雲被執棄宿欲命以千戶長雲罵
不屈乃釘之木架上置陝州東門外扶眼摘肝罵不絕口
喉斷乃已又徐州人趙立隸武衛軍王復守徐州立在帳
下六中飛矢三中兵刃猶拔矢累必洒血以戰復忠之自
持卮酒揮淚以賞立城破復堅坐聽事罵賊求死立潛求
復尸慟哭而葬鼓率殘兵邀擊于外歃血相誓為復報讐

退者必斬威震諸軍一鼓破賊後賊圍楚州急立往救之
忽中飛箭鏃入舌下堅不可取命醫以鉄箱破齒鑿骨移
時乃出流血盈襟左右毛髮皆聳而立神色不變劉豫在
東手遣故人葛進賫書誘立立大怒不撤封斬之又遣沂
州舉人劉偲持旗榜招立立令拽出就戮偲大呼曰我非
公故人乎立曰吾知忠義為國豈恤故人耶速令纏以油
布焚死市中後城陷死之

言行錄

楊邦乂字希稷吉水人任建康倅社充擁兵六萬保建康會
金虜大至克乘舟以遁金陵空無兵守知府陳邦光出城
迎降強邦乂去至街橋大呼曰我豈為降虜者耶既至虜
營邦光以下皆拜願降邦乂獨僵卧不起邦光詭曰通判

素有眩眩疾虜酋名四太子者令挾出瘡之遠所親厚者
說曰公故貧有兄垂老寡嫂孤姪遠來就養五子尚幼一
女未嫁今去鄉數千里無所於寄國家事勢至此不降將
誰為邦又曰此人之常情吾獨無情乎家國事不兩立願
勿言明日四太子置酒召邦又議事拒不住衆挽以至庭
邦又以首觸柱礎疾呼曰我豈肯與犬豕醉飽哉流血被
面左右挾出虜酋中拘之他室邦光復出諭之邦又瞑目
曰爾以從臣守藩臨難不能死甘心屈膝苟生復幾何特
使人人效爾朝廷何賴時有虜官取幅帟與之曰汝無多
言忠於趙氏書死字歸我書活字即取筆書字曰死四太
子甚怒邦又乃大罵裂巾襦衣以祈速死遂遇害剖腹取

其心聞者哀壯之時有斗子陳大伯者嘗從邦又為僕邦
又被囚從者皆散陳獨在傍不去舉甕擊四太子不中遂
同遇害又有賈山砦者見邦又被執命其子結里人為鬻
薪者置兵於薪以入將殺四太子闕人索之事覺磔其父
子於市 言行錄

夫人吳氏尚書呂祉之妻也宣和中期建命祉往合泥護諸
將祉謂夫人曰君命義不可辭一死固不惜第恐無益於
國耳對泣如永訣然未幾劉璣叛逼祉北行祉於馬上諭
璣等無忘國家恩不聽至三塔祉下馬曰劉璣逆臣我如
何見之此處是我死地更不去也璣令人縛之上馬祉翻
身落地大罵謂其下曰爾軍中豈無英惟劉璣是逆賊劉

瓊是叛賊豈可從之耶衆皆感傷涕泣瓊怒命左右以刃刺社社罵瓊不已遂碎首折齒而卒時武義人江渙隸瓊麾下瓊既殺社舉軍降劉豫渙與其屬謀曰吾儕誓忠義死國詐可為降俾夜逃還得社之首至揚于江無舟渡乃埋其首於江岸識其處遂解甲浮渡達行在所時方收社家屬鞠之渙明其不叛具言始末命押渙取社首得之埋處已不可辨獨呂氏女言父行時將括髮我製以紫羅紉以皂線按驗不誣遂赦其家夫人吳氏見括髮羅大慟即白經以死而殉塋焉時人哀之

言行錄及金華志

唐琦開封人紹興衛士也高宗南渡虜帥海金琶八追至紹興太守李鄴以城降琦資性忠勇誓與虜偕死以報國一

日鄴方與琶八並馬而行琦持二大甕登小閣上祝曰願
天相我一擊殺此兩賊不幸甕中馬琦被執琶八曰大金
兵數百萬汝殺我一人何益琦曰欲碎爾腦以愧降虜者
且因罵鄴曰我月請官一石米且不肯負國汝受國厚恩
乃甘心降虜尚得為人耶琶八怒曰汝欲何以死琦曰我
願以布裹屍灌油焚三日琶八如其言焚之琦恐琶八追
及高宗故以焚屍緩其程耳會稽帥傅崧卿請為立廟祭
之其文曰虜內侵六年士大夫畏避至不敢稱虜為賊其
能為宋伏節死難者乃一衛士狙擊虜酋媿罵降帥至死
猶不絕口嗚呼偉哉

廟記

蘇雲卿宿漢人與張魏公交為友紹興兵火後結菴東湖上

垂三十年治園種蔬溉園之隙危坐終日入莫為禱夜則
織屨堅緻涉遠難欺人爭取之名曰蘇翁草莊一日攜菜
於市有乘輿者舍車而下大呼曰此非吾蘇翁耶翁曰
視乃其故交知不可掩遂從容與語久之臨別謂客曰望
為秘之後魏公後相與金幣修書府帥招之云有故人蘇
雪卿久不聞動靜今聞在治下畊築其人管樂流亞也非
折簡可招為我造其廬必致之帥即以書謁漕謀云此必
隱君子吾當以禮就見乃更服為將士造其所翁方坐茅
薦補布褐進而揖之翁起曰二公從何來客曰過客適至
此翁乃揖坐松根語良久翁入室二公隨之破竹几上大
字西漢書一冊而已二公徐拱立出魏公書幣翁神色不

怡似怨張暴已蹤蹟已而旌旗填道力請同載以歸翁謝
曰適以不知為帥潛遂敢以野服接語乃今知之未日專
當詣謝二公不敢強翌日兩司候伺杳然遣使至菴迎候
書檠不啓而翁已遁矣 祠堂記

秦檜用事竄故相趙忠簡公死朱崖其樞將筮僭州常山縣
郡將章傑希檜旨陽以善意檄常山尉翁蒙之護其喪陰
以言遺家之曰趙氏私為酒以飲役夫巫捕寘之法且併
搜趙公平日知舊往來書跡欲敗趙氏以媚檜取美官秦
之不可則暗以利又不可則脅以威往反再三蒙之度傑
意壯不但已或更屬他吏則事有不可為者即密告趙氏
夜取諸文書悉燒之無片紙存翌日乃往為搜捕者而以

無所得告慄怒乃誣家之他罪劾之徙其官趙氏竟得無
他券之逮寧崇安縣人孝謹順悌事其父及母兄無間言
兄沒撫其孤甚厚嫁其女先已女父引年恩當及蒙之子
蒙之推以子第家居不問有無仕宦不計升黜至於同人
之急則亦不復知有難易多寡之擇即有不逮雖奔走乞
貸不憚也歷陽張孝祥忤檜意遂繫廷尉親舊畏禍莫與
通求所以為橐體費者無所得君聞之獨慨然發家貲得
白金百兩遺之張氏以此德君終其身不能忘在江西時
同寮劉氏子琦奔父喪病疫甚殆人莫敢視君獨與致其
家蚤暮躬治粥藥琦得不死他所為類此甚衆不勝紀也

趙達蜀人也紹興中召為校書郎時秦檜老矣怙權殺天下
善類以立威縉紳屬息趙至京見檜檜欲收之問知其家
尚留蜀曰何不俱來趙對以貧未能致檜顧吏驕喘語有
頃奉黃金百星以出曰以是助舟楫費趙力辭不受吏從
以出同舍郎勸趙毋拂檜意趙正色曰士有一介不取子
獨何人批君謂冰山足恃

走吏不得已歸

酒弗敢以其言白檜久之語沒聞檜大怒曰我殺趙達如
循孤兔耳何物小子乃敢爾耶明日奏上曰三館士不檢
頗多臣將廡之其醜禍不淺會檜得疾而免高宗微聞其
事權趙春作佐即謂之曰卿乃朕自擢知卿不附權貴真
天子門生也趙之介特有守蓋已見於初筮云

程史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厨躬作粥

一釜適享婢僕然後役之其子東山啓曰夫人壽高且賤
事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婢僕亦人子也且甚寒須使腹者
煖氣乃堪役耳汝為此言必不能守吾家法矣後東山守

吳興夫人於郡園種芍躬紡績以為衣平居首飾止於銀

衣止綉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是

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土誠齋澹江東有俸給僅

萬婚留庫中祭之而歸東山帥五羊以俸錢十千緡代下

戶輸租其家采祿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東山病且

死無衣衾以就殮吏良守廬後來訪入門升堂目之所見

無非可敬可法之事因命畫工圖之而去誠齋東山清介

絕俗固皆得之天資學力而婦道母儀所助亦已多矣

夷堅志

徐孺人若龍游人父初死母欲以孺人嫁富家兒緩不成服孺人問故母告之即號慟殞絕久而復甦母度不可強而止既終喪兄從容揣其意孺人曰以貧家女嫁富家兒吾不為也信安劉必明知其賢佐聘之無何必明得暴疾將死親戚咸為之憂隣人曰既許嫁矣生死當從劉氏吾復何疑已而必明病愈卒歸之必明家甚貧而弟頗有餘粟乃以孺人托其弟遊學遠方弟以餘粟贖別所棄孺人破屋中不顧孺人與一婢日夜績紉以自給嘗遺必明書曰老樹一株綠陰滿意頗足以自適幸毋念我終不言其弟

之過久之必明歸囊有白金數兩孺人問所從來必明曰
人托我謀事既成以此為謝孺人怒擲金於地曰吾謂君
安貧樂道而乃若是耶宜亟還之必明慚竟還其人後必
明釋褐令湖南秋滿一日引鏡照白髮種種歎曰此豈改
官時耶遂謝事去與孺人窮約終其身夫必明以勇而逐
其高孺人以剛而佐其潔夫婦皆偉人也可敬也已

葉水心文集

王遷者袁州穀城人也平生無忿恚未嘗詈詈人嘗使其僕
曝麥於場僕從外游雨俄至麥漂且盡杖之三終身以為
悔鄉人有負債無以償鬻其小女於市頗有姿色遷見之
即與其直且曰翌日以女來作妾其人果如期而至遷笑

曰吾烏用汝女耶為君償債耳卒歸之所居去往毋賴十
餘里有僧與鎮將尹氏有怨導賊來劫邢欲復仇還聞之
因具牛酒以待賊賊素聞其賢約其徒無犯王君僧亦感
遷憐恩見刑拜曰此來專欲謝公而報邢也遷力解之不
可遂醉而閉之亟遣告邢舉族遁去賊無所肆其毒而散
猶子京其俠任氣使酒而好鬪市有一無賴少年京惡之
嘗切齒造乎無賴子與錢十萬使市布於房陵衆僕皆詳
曰吾等自能任之何至用此人必不來矣遷不答無賴子
得錢醉酒蒲博數日而盡遂遁去舉家咎遷遷曰吾非不
知願吾姓與此人不協常恐盃酒之後一與之遇事有不
測吾以百千去之所以兩全之也常曰家資非我獨有當

三分之一以給家用一以奉官輸一以待賓客賤貧窮故
四方之士皆奔走其門飢者分之食寒者遺之衣婚嫁不
給者助之貧而死者為之具棺衾士大夫罷官赴調流落
不能歸者資其費假以僕馬遠者數千里不計也於是遠
近翕然不以姓氏稱皆呼曰無怨公云子文為人魁梧寬
厚行義著於邦族遵遷之業世其德而不變盛次仲師南
陽卒于官其子章卜葬於漢南貧不能集事造門哀告曰
聞公高義且多山林願得尋常地以為先人宅兆文慨然
曰惟君所擇章既得卜凡葬所湏仰給焉又館穀其家數
百指不厭與從兄高相敬如賓三世聚居門內百口每食
必同席上下內外無異財鄰人取以為法云二十朋文集

吳興莫翁者暮年忽有婢作婦翁懼其姪妬且以年遠愁于
婦若孫巫遣嫁之已而得男翁時歲給錢米繒絮不絕其
夫以鬻粉羹為業子穉長膏羹於市且千餘歲莫翁卒里
巷群惡少遂指為奇貨悉遣婢家唁之婢聞翁死方哭則
謂之曰汝富貴至矣何以哭為問其說乃曰汝之子莫翁
所出也其家田廬汝子所當得盍歸取之不聽則訟之可
也其夫婦皆曰吾固知之奈貧無資何曰我輩當貸汝耶
為作數百千文約且曰我為汝經營事濟則歸我然實無
一錢止為作哀經與其子服之使徃且戒曰汝至靈幃前
大慟且拜拜訖可巫出人問汝謹勿應我輩當伺汝於屋
左出則赴官告之可也其子謹受教既入其家哭且拜一

家駭然碎易姓罵欲毆遂之莫氏長子坐前曰不可遂抱
持之曰汝非賣義之子乎曰然遂拜其母曰此嫡母也
吾乃汝長兄也汝當拜又遍指其家人曰此為汝長嫂此
為次兄若嫂汝皆當拜又指云此為汝長姪此為次姪汝
當受拜既畢告之曰汝既為吾弟當在此撫喪妾得去即
命擲濯盡去故衣使與諸兄弟同寢處又呼其所生母喻
之以月廩歲衣如翁在日勿愁飢寒婢亦欣然而還群小
方聚委巷侯之久不至既而物色之乃知已納相視大沮
計畧不得施他日投牒持券赴官訴真子負貸錢郡丞莫
姬及其子問之遂備陳首尾太守劉瑒歎曰莫氏長子可
謂高識遠慮矣於是盡以群小真之法

續觀感錄卷之七